

白金作家
月关

全 / 新 / 力 / 作
Yue Guan

人世间最难勘破的
永远不是凶案
而是人心……

阴谋 内鬼 复仇 反目
计中计 不死身

月关
作品



战

“北斗少年团”
破烧脑奇案，
再踏征程

!

一部突破你想象极限的历史偵案小说 同名影视 即将热映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誉
CS-BOOOKY

北宋 斗司 下

月关
作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宋北斗司. 下 / 月关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04-8401-9

I. ①大…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7204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长篇小说

DASONG BEIDOUSI. XIA

大宋北斗司. 下

著 者: 月 关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邢越超

策划编辑: 刘 箏

特约编辑: 汪 璐 陈 明

营销支持: 姚长杰 李 群 张锦涵

封面设计: 壹 诺

版式设计: 潘雪琴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60mm × 1200mm 1/16

字 数: 594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401-9

定 价: 4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目 录 。

第十八章

缘起缘灭 002

第十九章

定风蛊毒 018

第二十章

真假遗诏 041

第二十一章

图穷匕见 064

第二十二章

道观雷劫 085

第二十三章

碧游神宫 105

第二十四章

蜚龙心法 127

第二十五章

契丹国师 150

第二十六章

推背秘图 175

第二十七章

地狱决战 196

第二十八章

身世大白 217

第二十九章

皇家抢亲 232

第三十章

偈语之谜 260

第三十一章

天机外泄 285

第三十二章

黄雀在后 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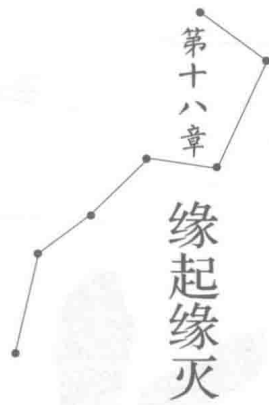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章

楠木棋盘 333

第三十四章

新的征程 355





第十八章

缘起缘灭

夜色下，文武百官纷纷向午门下聚拢。

寇准出现在人群中央，振臂高呼：“一国之后，母仪天下，此乃国事，岂可天子一言而决？六宫之主，正位皇后，居然要半夜三更，悄然册封，岂不令天下耻笑？我等臣工，食朝廷俸禄，当此时也，正该为朝廷效忠，虽死无悔！”

众大臣攘臂高呼：“虽死无悔！虽死无悔！”

寇准首当其冲，带领着文武百官气势汹汹地冲向宫门。

宫中武士跑到大庆殿，抱拳禀告。

“启禀陛下，大臣们听说陛下正在大庆殿举行册后大典，纷纷聚拢于午门之外，要闯宫见驾。”

开阳和小太子都有些吃惊。

雷允恭眉头一挑，尖声说话：“这些大臣太放肆了，竟然如此欺君。”

刘娥露出忧虑神色，看向皇帝。赵恒眉头一皱，沉声下令：“召集当值侍卫，挡住他们！”

武士领命，转身要走。

“慢着！”

赵恒犹豫一下，吩咐道：“只许阻拦大臣们进宫，可万万不许伤了他们。”

“臣遵旨！”武士领命离去。

午门外，寇准等人正举着拳头砸门，纷纷大呼：“开门！开门！我们要见陛下！”

“我们要见陛下！”

一大队武士未带刀剑，人手一只大盾牌，排着整齐的队伍跑过来。禁军侍卫们用大盾将大臣们推开，在午门前横着一排架起大盾。

一位白发白须，眼看着最少有六七十岁的老臣大怒，攘臂高呼：“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说着，他当先冲上去对禁军侍卫手中的大盾牌拳打脚踢，其他大臣纷纷效仿，一拥而上。

禁军侍卫缩头躲在大盾牌后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大庆殿中，捧着桐油灯盏的弟子站成两排，戴帷面的九个弟子在殿上跳着沉稳庄重的祭神舞。

“官家，吉时已到，可以册后了。”德妙一扬拂尘，朝赵恒垂首道。

雷允恭和周怀政小步上前，雷允恭将呈着圣旨、金册、凤印、凤冠的托盘举于顶。

周怀政伸手去取圣旨，赵恒摆手道：“朕亲自宣旨！”

“是！”周怀政忙退下一步。

赵恒从托盘中取出圣旨展开，亲自宣读。

太子举手示意侧厢官廷乐起。

赵恒捧起金册和印玺，面向刘娥，神情庄重道：“帝王承天立极，做民父母。使四海同伦，万方同化。故必慎选贤媛，用资内助。德妃刘氏，温良贤淑，贞静持躬，有安正之美，静正垂仪，应正位中宫，母仪天下！朕以册宝，立尔为皇后！”

刘娥俯首跪地，手举过头，接过圣旨，高声道：“谢主隆恩！”

赵恒上前扶起刘娥，将皇后印玺和金册交给她，又捧起凤冠，郑重地戴在刘娥的头上。

刘娥微微侧身，周怀政忙端着礼盘上前一步，刘娥把金册和印玺放在上面，转身又朝向皇帝。

二人身着龙凤衣袍，四目相对，心里感慨不已。

这一天，我等了好久？

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太久！

赵恒执起刘娥的手深情款款地对望，二人眼眶都有些湿润。

宽阔方正的皇宫庭院中，禁军林立，每隔几步站一人，身姿挺拔如枪，森严肃穆。

赵恒挽着刘娥的手，在众人陪同下缓步走出。

“来人，把为皇后准备的焰火搬出去。”赵恒朗声下令，说起“皇后”二字，他心里隐隐激动。

四个小太监将焰火鼎抬至院中，赵恒挽着皇后，看着焰火鼎，相视而笑。

开阳向前走了几步，从小林子手中接过火把，走到焰火鼎前，正要点燃。

“且慢。”赵恒突然开口阻止。

开阳起身，疑惑地看向皇帝。

“朕亲手为皇后点燃这庆祝的焰火。”赵恒道。

开阳微微一笑，退了一步。

赵恒看向皇后，伸手挽住她，又看向太子。“祯儿。”

太子走上前，向赵恒一揖道：“阿爹！”

赵恒又拉住了他的手，一步步走下台阶。

九个雉面弟子中一人冷冷地盯着皇帝从他面前走过去，身形动了一动，目光扫向院中焰火，忽又停住。

赵恒从开阳手里接过火把，示意皇后也握住。他举着火把，对太子道：“祯儿，咱们一家三口，一块儿点燃这焰火！”

太子欣然称是，上前一步，握住火把的下端。

三人一起把火把凑向焰火的引线。

就在火苗与引信还有毫厘之差时，洞明的声音击破暗夜：“住手！”

三人一怔，原地僵住。皇帝扭头看见洞明轻功跃下急急赶到，他身后是瑶光和大岁赶到。

赵恒举着火把转身，刘娥挽着太子转身。

“洞明，你是来阻止朕册后的吗？”赵恒脸色阴沉。

太子上前一步道：“防御使，册后大典已经结束了！”说着，他猛朝洞明使着眼色，示

意他赶紧走，别触怒皇上。

洞明拱手揖礼道：“陛下，臣是来护驾的。”

“护驾？朕在宫中，侍卫重重，何须护驾？”赵恒和刘娥、太子都是一怔。

“陛下，凶险就在这焰火之中。”洞明语出惊人。

赵恒吃了一惊，回首看了眼焰火，又看向洞明道：“此话怎讲？”

众人听到这话都有些吃惊地看向洞明，九个傣面弟子中有一人的眼神陡然变得凌厉起来。

洞明拱手道：“陛下，这焰火乃是我北斗司开阳所制。开阳承接圣命，想着要把这焰火造得无比绚丽，便向民间匠人孟冬求援，所以这焰火，实是开阳与孟冬联手打造。”

九个傣面人中，眼神凌厉的那人悄悄向前挪动了一步。

“今臣已查明，那孟冬实乃已然伏法的大匠卿偃正之孙。他隐瞒身份，接近我北斗司，恐怕意图不轨。陛下，这焰火，万万点不得。”

赵恒震惊道：“竟是如此？那……”

他话没说完，德妙弟子中，戴着傣面的孟冬突然冲出，直奔皇帝。

与此同时，德妙携来的众多法器纷纷化作小型飞行傀儡飞禽，几面鼓中更是鼓面破裂，飞出许多小型傀儡飞禽，尖端都是锋利如剑刃的锥子，一窝蜂从鼓内涌出来，对人群进行无差别攻击，就连德妙与其他弟子也不例外。

这些傀儡飞禽逢人便攻，时不时还会射出湛蓝色的飞针，显然涂有剧毒。它们体形小而速度快，比大型傀儡兽更加难以对付，现场登时乱作一团。

洞明护在皇帝前面，反击飞来的傀儡飞禽，将皇帝等人逐渐护进大庆殿中。

太岁和瑶光也加入战团。

瑶光动用暗器，打击空中飞行的飞禽类傀儡兽。

而开阳却一脸震惊地站在原地，神色怔然，一时间竟没做出任何反应。

人群中，德妙东躲西藏。一不小心，肩膀被傀儡飞禽飞过时代划伤，她惊呼一声，捂着手臂倒地。刚要站起逃跑，突然发现，这些飞禽好像不大攻击这么低的目标。

德妙眼珠一转，也不起身，赶紧爬向一边墙角。

开阳瞪大双眼，茫然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脑中不断回响着方才洞明所说的话，以及她和孟冬相处的画面。

“今臣已查明，那孟冬实乃已然伏法的大匠卿偃正之孙，他隐瞒身份，接近我北斗司，恐怕意图不轨……”

洞明的声音在她脑海中不停地回荡。

“他隐瞒身份，接近我北斗司……”

难道说，他是故意接近我的吗？

开阳心里绞痛，一时不愿相信。

殿中纷乱，不时有人惨号呼喊，殿前武士们纷纷参战，挥砍着傀儡兽，但因为这些小巧的飞行傀儡兽十分灵敏刁钻，善于躲闪，武士们仍然不是对手。

而此时太监小林子躲避不及，正被一只傀儡飞禽攻击。小林子急急后退，眼看傀儡飞禽尖利的喙直逼面门，他吓得目瞪口呆全身僵住。

就在此时，太岁突然冲了过来，抱着小林子就地一滚，滚到墙边，避开了傀儡飞禽。

可飞禽一个盘旋，突然从喙中又射出一枚锋利的针，本来是漫无目的乱射，却恰好射向小林子的眼睛。

小林子吓得大叫捂脸，一旁太岁眼疾手快，抬手一扫，锋利的针射进了他的手背。

太岁闷哼一声，抬手拔掉银针，从地上捡起一把被人丢弃的刀，朝着天空狠狠一抡，“啪”的一声，那盘旋飞来的傀儡飞禽被砸成了碎片。

另一边，洞明和瑶光护皇帝、刘娥和太子三人。洞明手里不知从哪儿捡到了一把长刀，上下挥舞，泼水不进。而瑶光却是不管不顾，随手拎起一张桌子，左右抡动。

只是傀儡飞禽体形都不大，而且会飞，两人根本照应不过来。

刘娥一手拉着皇帝，一手拉着太子，神色惊慌失措，可是洞明和瑶光一个闪失，有一只傀儡飞禽穿过他们的防线刺向皇帝。

刘娥惊慌尖叫，身子向后一栽，拉得皇帝身子也一歪，傀儡飞禽刺空，盘旋飞去。

她脚下一稳，不倒翁似的又站直了身子，假作慌张地一转身，把太子也扯离了原地，一只傀儡飞禽射出的针贴着太子的脸颊飞了过去。

想要回身扑救的洞明正好看到了这一幕，瞳孔一缩，可此时不是说话的时候，他朝刘娥匆匆一瞥，转身又投入战斗。

带着帷面的孟冬其实是会武功的，他一直想要冲向皇帝，但每每都被人所阻。有时候傀儡飞禽也向他发动攻击，迫使他必须自保，错失了冲向皇帝的机会。

这时，一只傀儡飞禽擦着开阳的肩膀飞过，划出一道血痕，痛得开阳一声惊叫，身子一歪。

不等她倒地，另一只傀儡飞禽也正好飞到这里，笔直地向开阳胸口飞去，尖利的喙锋利细长，带着尖锐刺耳的风声，令人惊惧。

帷面孟冬眼神中露出震惊之色，本来扑向赵恒的身形突然一转，纵身朝开阳跃了过去，手腕一翻一拍，将那傀儡飞禽拍得歪歪斜斜晃飞出一阵。与此同时，帷面孟冬一拉开阳，将她扯到身边，护着她迅速闪到一根大柱旁边。

“背靠柱子，伏低些！”孟冬沉声道。

听到他的声音，开阳登时身子一震，大吃一惊道：“孟冬？”

孟冬身子一僵，开阳吃惊地看着他，突然伸手去抓他面具。

孟冬一时没来得及反应，被她一把抓下面具，露出了真面目。

“孟冬，怎么是你……真的是你？”开阳惊骇地张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孟冬。

丝缕乱发披在孟冬脸上，他身上的道袍已破损褴褛，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对上开阳瞪大的双眼，他有些愧疚地闪开，可一转开视线，他恰看到洞明护着皇帝、皇后和太子正在应付傀儡飞禽的攻击。

孟冬把牙一咬，不理开阳，猛然向皇帝冲去，路上一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把长刀，“呼”的一声，朝洞明砍去。

周围不断有人仓皇躲藏，可开阳木然呆立，手里拎着一张面具，仍然不敢置信地看着孟冬。蓦然，一只飞行傀儡兽向孟冬发起攻击，他伶俐地闪过，一掌拍中飞行傀儡兽的木羽翼。飞行傀儡兽歪歪斜斜地晃飞了一下，正对着开阳，射出一支弩箭。

开阳呆呆地站着，痴痴地看着孟冬，丝毫不知闪避，孟冬大惊，高呼一声：“开阳！”他不顾正与之交手的洞明，返身向开阳扑去。

而洞明收手不及，一掌拍中了孟冬后背。

眼见他是扑救开阳，洞明一怔，没有再追击。

“噗！”孟冬喷出一口鲜血，但他丝毫没有迟疑，借力向前，一把抱住开阳，挡在了弩箭前方。

“噗！”弩箭入肉，正中孟冬后心，他身体一僵，软软地倒了下去。

开阳大惊，回过神来用力地抱着孟冬，只是她不会武功，力气弱小，根本抱持不住，只能随着孟冬朝后坐倒在地。

她跪坐在地，泪眼婆娑地看着怀里垂死的孟冬，颤声问道：“为什么？孟冬，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周围的人还在与飞行傀儡兽交手，人影攒动。

孟冬强打精神，虚弱地向开阳一笑道：“我的祖父……就是大匠卿偃正！”

“偃大匠？”开阳惊讶道。

“而他，是死在你们北斗司手上！”孟冬缓缓点头。

开阳蒙了，看着孟冬喃喃自语：“原来如此！你……你接近我……”

“是的！我在利用你！”孟冬轻咳一声，嘴里涌出鲜血，脸上挂起一丝微笑。

而听到他的话，开阳却身体一晃，全身都在微微发颤。

孟冬看着开阳的眼睛，心里轻叹一声，又道：“你我的相识，真的只是缘分。那时，我祖父还未遇害，我正要关了店，随祖父回故乡……”

四周战斗不断，到处兵器撞击声、叫喊声，人影闪烁。

“可我带回的，却只有祖父的灵位。我恨北斗司，我要为祖父复仇！这时，斗姆天尊找到了我。”

“斗姆天尊？”开阳喃喃问道，眼神恍惚。

孟冬也不管开阳是否认真在听，趁还有些力气，急喘了几声，才接着道：“是！斗姆天尊！我祖父……就是为他效命的！那时，我已知道你的真正身份。因为……你委托我制造的东西太过奇特，我查过你的……底细。而这件事，斗姆天尊也是知道的，所以……他告诉我说，只要我听他安排，他会帮我报仇！”

说到这里，孟冬向开阳凄然一笑。“于是，我回京了！于是，我再次遇到了你……”

开阳蒙了，一时间脑子里乱哄哄一片，两行眼泪不知何时奔涌而下。可奇怪的是，此时此刻，开阳却并不恨孟冬，她只是有些累了，只想好好睡一觉，最好醒来时，发现这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

众人持续大战，洞明虽然武功高明，护在皇帝身前一时无忧，但是面对层出不穷的飞天暗器和飞行傀儡兽，也是手忙脚乱，险之又险。

周怀政和雷允恭不会武功，但周怀政忠心护主，紧紧地跟着皇帝，仓皇地呼喊：“护驾！护驾！快调兵来！”

而另一旁，雷允恭四肢着地，爬来爬去。突然爬到了一根大柱子旁，见德妙也正四肢着地趴在那里，两个人惊惶地对视一眼，都没有说话。

这时，场上瑶光手中的桌子已经废了，被她随手扔了出去，只能用暗器射向空中的傀儡兽。只是这些傀儡兽并非血肉之躯，除非被打中要害关节，否则就算连中几枚暗器也没什么影响。

场面一时僵持，可过了没一会儿，瑶光伸手一摸腰间，惊叫：“糟了！暗器用光了！”

她平日里虽然随身携带暗器，可毕竟是用来对付敌人的，有十个八个的也就够用了，可这么点暗器，在此时根本没什么大用。

这时，太岁突然冲过来，将她撞开。几乎是同时，一只飞行傀儡兽从瑶光方才站立处一掠而过。

“小心点，它们身上带毒。”太岁急声朝瑶光警告，低头看了眼自己中过针的手背，上

面青紫一片。好在他恢复力惊人，而且自幼服食各种灵药，几乎百毒不侵。

但他不怕毒，不代表别人也不怕毒。

“有毒？”瑶光听了也吓了一跳，连忙大吼一声，“大家都小心！傀儡兽射出的弩箭上有毒！”

众人一听，虽然慌乱，但同时，一个个也更加小心了。

另一边，开阳怀抱着孟冬，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了怀中之人。

孟冬凝视着开阳，深情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局！让你相信我，依赖我，我就有机会……帮你制造焰火！而焰火中，只要做些手脚，伤了皇帝、皇后或太子，你和北斗司，就难逃干系！可惜……”

孟冬艰难抬手，颤抖地抚着开阳的脸颊道：“可惜，千算万算，我也好，斗姆天尊也好，唯有一件事，没有算到。”

开阳颤声道：“什么事？”

“我竟作茧自缚，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你……我不想也不舍得害你，只好改变计划，假传斗姆天尊的命令，利用德妙进宫，亲手杀了皇帝！”孟冬开始变得虚弱了，声音断断续续。

“因为你，我无法为祖父报仇。我只能……替祖父完成他的遗愿，杀掉……他想杀掉的……皇帝！”

午门外，一个小太监急急跑了过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边跑边扬手大喊。

“救驾！救驾啊！快去大庆殿救驾！有刺客！快去大庆殿救驾啊！”

御林军守卫纷纷赶往大庆殿。

守军一撤，众位请愿大臣们趁机进了宫跟着前往。

寇准等人满脸惊疑，不知道官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禁军队伍整齐，速度很快，和大臣们迅速拉开了距离。

孟冬不住地咳嗽，又是一口鲜血涌出，开阳心疼得直落泪。

孟冬双眼无神地看了皇帝那边一眼，此时洞明和一些侍卫还在护着皇帝与飞行傀儡兽交手，虽然处于下风，可一时间，并没有生死之危。

这时正好听到瑶光大吼“有毒！”，孟冬看着开阳担忧的神色，轻笑道：“放心吧，那不是毒，只是一种变色的药水，很快就会褪色。呵呵，我吓他们的。本来……我是准备用毒的，但我知道，今天你必然会到场，我……不想伤到你。”

转过头，孟冬看着开阳淡然一笑道：“刚刚，皇帝从我身边走过去点焰火的时候，我……本有机会下手的。可我想……等他点燃焰火，看完我们……一起制造的那朵……天作之合。因为，我一旦出手，不管成功与否，都不可能……活着离开了……”

开阳泪如泉涌。

孟冬吃力地从怀里掏出一本秘籍，握住开阳的手按在秘籍上，艰难道：“这里面……有我祖父传授给我的机关术，还有……我的一些心得体会……我……可以死。祖先传下来的技艺，不能失传。我……交给你了……”

开阳哽咽道：“孟冬，你怎么这么傻……这么傻……”

孟冬嘴角挑起一丝从容的微笑道：“很多事，不是我想做的，但我不得不做。很多事，是我想做的，可它却不属于我。”

他缓缓伸手去抚摸开阳的脸，眼神温柔，脸上漾出同往日一样温柔似水的笑，声音越发虚弱：“认识你，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

还没说完，孟冬的手便无力地滑落，溘然而逝。

开阳握着孟冬的手摩挲着自己的脸、亲吻他的手，潸然泪下。片刻，终于忍不住撕心裂肺地呼喊出他的名字。

“孟冬！”

宫中还在激战。

洞明与攻击皇帝、皇后、太子等人的飞行傀儡兽对战。

刘娥暗用功夫，护着皇帝和太子左闪右避，巧妙地躲避袭击而来的飞行兽。

洞明一边与傀儡兽打斗，一边注意到了这一点，不时地以余光观察刘娥。

这时，大队禁军及时赶到皇帝、皇后、太子三人周边，一列就地一蹲，竖起大盾，另一列则把大盾架在地上的大盾上，最上面又倾斜地架上一层盾牌，护住盾牌手头部。

众守卫军用大盾布阵，以叠罗汉的形式，架出一个四面包围的空间，不但保护住了皇帝一家人，还一步步向前逼近。

飞行傀儡兽尽管巧妙，但比起这种直来直去的力量碾压，马上就暴露出了弱点。

很快，一个个傀儡飞禽撞毁在大盾上，场上局面得到了控制。

没一会儿工夫，所有傀儡飞禽都被击落击毁，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大战刚息，众人停手，宫殿中一片狼藉。

太岁抬袖拭去脸上的血和汗，无力地坐倒在地。

这些傀儡飞禽实在太难缠了，太岁宁愿与一群大汉真刀实枪地大战一场。他最担心的是瑶光鲁莽之下中了毒，一直在她身边保护。

众人回首看向阵眼，御林军撤下大盾，赵恒刚露面，德妙便慌忙跑上跟前，跪地请罪。

“德妙失察，致使奸人混入，危及圣上，请官家降罪！”

赵恒一甩衣袍走出来，震怒道：“哼！朕待你不薄，你却居心叵测，想要谋害朕的性命！”

德妙连忙伏地请罪：“德妙对陛下的忠心天地可鉴！此次凶险，实非德妙所料。”

太岁冷笑道：“你不是活神仙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神算子，怎么这回不灵了？”

德妙一窒，慌忙狡辩：“陛下！贫道实未料到会有歹人混入弟子当中，事先不曾卜算，自然无法知道。”

“陛下，德妙曾与官家多次讲法，若是有半分加害之意，过往机会数不胜数，何苦冒此莫大风险，官家你看……”

德妙趁机再度进言，指着自己肩上的伤。“德妙也险些送命呢。求官家明察！”

赵恒看看德妙也受了伤，怒气稍消，但仍半信半疑。“内情如何，不容你一言而否，朕也不会一言而决！这件事，朕会交付有司详查，你先起来吧！”

“谢官家。”德妙松了口气，在弟子的搀扶下，抱着受伤的臂膀缓缓起身。

就在这时，开阳的声音骤然响起：“德妙的确是刺客同谋！”

所有守卫都紧张起来，围上德妙。洞明更是直接挡在赵恒身前护驾。

不远处，开阳轻轻搁下怀中孟冬，脸有泪痕，神情悲愤。她起身上前几步，朝赵恒行礼道：“启奏圣上，刺客孟冬临死前，已将真相和盘托出。他说他是罪臣偃正之孙，并且供出德妙与其祖父偃正都是一个被称作斗姆天尊的人手下。他能混入宫中，正是德妙协助。”

德妙一惊，慌忙解释：“你……你胡说！看你模样，与那刺客显然熟识，为了摘清自己，就要陷害贫道吗？贫道承蒙天人点拨，潜心修道，一心向善，修一身浩然正气，岂会行那阿鼻之事？换言之，若贫道真有趋利之心，现如今侍奉圣前，皇恩浩荡，又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伙同刺客对陛下不利？倘若贫道换投于他人门下，有何好处可言？”

德妙再度跪下，言辞凿凿：“官家明鉴，贫道冤枉啊！”

赵恒一听，又迟疑起来。

从本心上来讲，他并不太相信德妙是刺客同伙。理由很简单，就像德妙自己说的，她有什么理由要投于他人门下呢？

别人给她再多，能比得上自己吗？

与其说赵恒相信德妙，不如说他相信皇权，相信天子威严。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人的本能，不愿意相信别人会背叛自己。

当然，帝王心术，疑心很重，或许过段时间，再想到今日之事，赵恒很可能会回过味来。

但那是以后的事了，至少在眼前，德妙给自己争取到了一线生机。她心里也有了决定，只要过了今天这一关，她就离开皇城京都。

经此一事，德妙也想明白了，就算今天不出错，杀死了皇帝，自己能有什么好下场？

没错，斗姆天尊是神秘强大，但她相信，只要自己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以斗姆天尊的野心来讲，不太可能会远走寻找自己。

“你……”赵恒犹豫一阵，看着身旁神色疲惫的刘娥，心想，也不急于一时，等以后再查清也不迟。

可就在这时，大殿外一个铿锵的声音传来。

“一派胡言！”

四个字破空而入，响彻大殿，众人闻声纷纷注目。

就见包拯和展昭匆匆赶到。二人风尘仆仆，展昭身上还背着包袱，显然是远道赶回。

太岁一见二人，勾起笑意，不由得脱口而出：“包黑子！”

瑶光惊讶道：“他怎么来了？”

包拯进了大殿，抖擻衣袍，跪地行大礼。“臣大理寺评事官包拯，参见圣上。”

赵恒语气平和：“起来吧。”

包拯起身道：“臣有要事启奏！”

“讲！”赵恒见他神色严肃，也沉下心，想听听他要说什么。

包拯朝一旁展昭看了一眼，展昭点点头，卸下背上的包袱，双手托着。包拯上前打开，里面是厚厚的一摞案录。

“臣要奏的是郑御史谋杀案。”

太岁听罢惊讶。赵恒听罢也颇诧异：“旧案重提，所为何由？”

包拯肃声道：“陛下，郑御史一案，诸多证据直指德妙。三司共审时，薛凉却突然包揽了所有罪名，之后又离奇死去。臣觉得其中大有蹊跷，所以，前往泰安暗访了一番。”

说到这里，包拯看向德妙道：“你做事固然谨慎，可你离开泰安之后，便再也没有了在泰安一手遮天的本事。本官本以为此去要颇费一番手脚，却不想随意一打听，便处处都是你犯下的罪孽！”

包拯步步逼向德妙，怒声训斥：“你所谓的治病救人，不过是用一些奇异药物，暂时解除病患的痛苦，可这过程中，却也延误了他们的救治时间，甚而害得许多人本来可以不死，

也因延误了治疗而痛苦死去！”

“你还敢说浩然正气不行阿鼻之事？如此蛇蝎心肠！枉顾人命，把人间变成炼狱！你还敢说你一心向善？”

德妙瞠目结舌，瞪着包拯道：“你！你胡言乱语！谋害贫道！”

包拯大怒道：“笔录口供都在这里，你还敢狡辩！本官如今还带了大量人证进京，此刻就候在宫门之外。”

德妙被他震慑住，一时无言。

“再说郑御使被害一案！你以为你做的案子天衣无缝吗？”包拯双目一瞪，指向德妙，“你可还记得洛东山此人？”

德妙啜嚅：“洛……洛东山又如何？”

包拯冷喝：“你的姘头相好洛东山为你而死，他的部下各自散去沦落为贼，作案时被官府拿获，已经把你伙同洛东山、杀害郑御使的真相和盘托出，这些人由泰安府押解着，业已在赴京路上！”

德妙吃惊地退了几步。

赵恒冷冷地看向德妙道：“来啊！把她给我拿下！”

几名禁军武士走向德妙。

德妙惊惶四顾，忽然一眼看到刘娥，急忙上前几步，跪倒在刘娥面前，张口要求求救。

刘娥微露惊容，屈指一弹，一道细小蛊虫落在德妙颈上，奇异地没入肌肤。

德妙张口，却说不出话来，不禁又惊又怕，不敢置信地看向刘娥。

见她无言，赵恒冷哼一声道：“哼！你已无话可说了吗？把她给我拿下！”

侍卫们拥上，想制住德妙。

可就在这时，德妙脸上突然露出凶狠之色，猛地往怀里一掏，摸出一口小匣子。

站在皇帝不远处的柳随风看见她的举动，大喝：“陛下小心！”

柳随风迅速闪到皇帝面前，立刻挡住。

德妙启动小匣子，一蓬细如牛毛的细针猛然暴射出去。此物正是之前斗姆天尊送给她的“暴雨梨花针”！

“出必见血，空回不祥；急中之急，暗器之王。”

像这般在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暗器，北斗司岂能不知？

事实上，北斗司不但知道，而且在密库里就有成品，甚至连制作之法都有记载。

所以，一看德妙掏出此物，柳随风瞳孔猛地一缩，几乎是在德妙启动暗器之前，他就深吸口气，施展出了咆哮神功。

如龙如虎的声音传出，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大的声波气浪。

声浪席卷过去，凌厉射来的毒针倒卷回去。但暴雨梨花针发射呈扇面，毒针的面积很大，柳随风的咆哮神功虽强，便也只能把正面的毒针震了回去，侧面的毒针却有几枚射向了太子。

太岁正站在太子一侧，见此来不及多想，急步上前，一把将太子抱在怀里，用后背迎向毒针。

“噗噗……”毒针入肉，几枚毒针射在他的身上。

而另一边，柳随风施展的咆哮神功震回了毒针，德妙措手不及，身上也中了几枚毒针。

暴雨梨花针有多么歹毒，她又岂能不知，当下心里大惊，一时间来不及再多想，惊慌失措之下，转身就要逃跑。

江湖传闻，这暴雨梨花针上涂有剧毒孔雀胆，见血封喉，无药可救。

德妙虽然只精通幻术，可驱使幻术时，要用到很多药剂，也就是说，她本身就是一个用药的大行家。

再说，暴雨梨花针在她手里这么久，多多少少她都有所研究。

孔雀胆虽毒，但她自信可以解，甚至只要能让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就有把握用现有的药物暂时压制住毒性。

可是此时此刻，她能逃得掉吗？

她才刚一转身，大队禁军侍卫就已经扑了上来。

眼看着就要把她制住，德妙周围却突然腾起一团烟雾，整个人消失不见了。

“这是……”赵恒大吃一惊，连忙退后一步，身前禁军也赶紧把盾牌立上。

众人惊讶地四下搜寻，一个禁军侍卫突然指向大殿外广场，喊道：“妖人在那里。”

众人扭头一看，德妙正惊惶地跑在广场上。立即有人追了上去，但洞明和柳随风守在皇帝身边没有动。

太岁放开太子，急问：“太子无恙吧？”

太子感动道：“本宫无恙。你……你怎么样？”

瑶光急忙赶到太岁身边，惊呼：“糟了，你中了毒针！”

太岁咧嘴一笑，对太子和瑶光道：“我没事，小小毒针，伤不了我！”

他扭头一看，见德妙身影奇异地一闪，已经出现在广场边缘，不由得冷哼一声：“区区幻术，有什么了不起！”

说着，他拔腿向殿外追去。

“我跟你去！”瑶光惊呼一声，也追了出去。

御道上，德妙急急向前逃跑。

迎面，寇准和许多官员正气喘吁吁地小跑过来。

德妙眼珠一转，举步迎了上去道：“众爱卿快来护驾！快护驾啊！”

寇准等人吃惊望去，向他们匆匆跑来的人正是皇帝赵恒。“陛下！怎生如此慌忙？”

赵恒抱着受伤的手臂，边跑边叫：“刺客！刺客杀了德妃和太子，还想杀朕，众爱卿快快护驾！”

寇准等众大臣大吃一惊道：“什么？”

这时太岁和瑶光跑过来。

赵恒用手向太岁和瑶光一指道：“他们就是刺客！”

寇准等人向太岁和瑶光看去，在他们眼中看到的，是两个凶恶的黑衣人持刀扑来。

寇准二目圆睁，放声大喝：“陛下快走！老臣豁出一死，也会拦住他！”

说着，他张开双臂，向两个黑衣刺客扑去。

大臣们也都纷纷向前扑去，喊着：“保护陛下！”

太岁和瑶光忽见寇准等众大臣疯了一般向他们扑过来，不禁惊讶地站住。

“这些大臣怎么了？”太岁奇怪问道。

“他们神情不对劲呀！”瑶光也是一脸迷糊。

太岁突然明白过来道：“不好！他们中了幻术！”

此时，众大臣已经扑到他们身边，拳打脚踢起来。

太岁被人扯住了手脚，又不敢打伤众大臣，只得挨打招架。

瑶光一边躲闪，一边惊叫：“太岁，你快解了他们的幻术！”

太岁一边挨打一边说：“你得先拉开他们，让我腾出手来呀！”

匆匆跑到远处的德妙扭头看了他们一眼，冷冷一笑，没入夜色。

大庆殿中一片狼藉，禁军抬着牺牲的同伴尸体往外运，雷允恭指挥女侍和太监们打扫清理，搬走破碎的机械傀儡兽等物。

开阳痴痴地守在孟冬的遗体旁。两个禁军走到旁边，看见开阳这副模样，摇摇头，先去抬运其他尸体了。

洞明和柳随风站在一边，柳随风扫视着混乱的现场，洞明却冷冷地盯着不远处正在低声交谈的皇帝和皇后，太子也站在他们身边。

广场上，几个小太监要把摆在那里的大型焰火鼎搬走。

开阳正怀抱着孟冬的遗体，有些失神地望着外面，看到这一幕，马上醒过神来。她轻轻放下孟冬，走向皇帝和皇后。

皇帝一家三口正在低声说话，见开阳面带泪痕地走来，不禁住了口，一起看向她。

“陛下，臣……请陛下恩准，燃放焰火！”

赵恒一愣道：“什么？”

两行泪缓缓从开阳颊上滑落，她哽咽着再度重复：“臣请陛下恩准，燃放焰火。”

太子不解道：“方才洞明先生说了，那焰火有机关，会伤人的。”

开阳摇摇头道：“不！孟冬说，那焰火只是焰火，我信他！”

赵恒皱眉，正想呵斥，被一旁刘娥拉了下，闭上了嘴。

刘娥同情地看着开阳，点了点头道：“你去吧！”

开阳感动地看着刘娥，轻轻福礼道：“多谢娘娘恩准！”

她返身走向孟冬的遗体，低下头，轻轻在孟冬耳边说了句什么。

赵恒不解地看向刘娥，刘娥看着开阳的背影，轻声道：“‘情’之一字，最是多愁。”

开阳正要努力抱起孟冬的尸体，可毕竟力弱。柳随风看了，摇头一叹，走过去帮她抱起，一起向殿外走去。

这时，赵恒忽然一拉刘娥道：“走，我们也去看看！”

刘娥看向赵恒，轻轻点了点头。

太子也连忙跟上。没人注意到，此时赵恒的靴尖上不知何时钉上了一枚牛毛针，外面只露出一小截，显然针尖已经入肉。

赵恒一出殿，大队禁军侍卫马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拿着大盾跑过来，在他们前面将大盾排成盾墙。

可这么一来，赵恒和刘娥等人几乎只露出了脸，个子小的太子甚至连脸都被挡住了。

赵恒皱了皱眉，看向一边，旁边站着周怀政和雷允恭。

周怀政忙解释道：“陛下万金之躯，小心为上。”

雷允恭也应和着点头道：“是啊！是啊！”

赵恒无奈，只能转头看向广场。

广场正中，摆着一只焰火鼎。

开阳单膝跪地，让孟冬枕在她膝上，另一只手手执火把。

火光映得她的脸庞熠熠生辉，双眸盈盈透亮。

这时，瑶光和太岁衣衫不整、十分狼狈地跑了回来，后边跟着寇准等众大臣。